



夏天，似乎是離別的季節。

7日6夜的國際腦神經科學大賽，今天總算告一段落。回想三年前剛參賽的一刻，心中難免百般感受。當初的我只是在好奇心的驅使下報名參賽。然而，一次又一次的失敗，無疑大大打擊我的信心。為甚麼要自尋煩惱？為了一個比賽值得嗎？無數的疑問浮現在我的腦海中。慶幸的是，我的付出總算得到回報。因為我的堅持，我贏得了代表澳門參與第20屆國際腦神經科學大賽的機會。在機會的背後，我明白到這次比賽絕非尋常的挑戰。為了準備比賽，我需要在一個月內讀畢三本大會指定的參考教材。面對堆積如山的書本，我曾想過放棄。反正我已經贏得澳門區的選拔賽，為甚麼還要花大量時間複習國際賽的教材？不如輕輕鬆鬆視這次比賽為免費旅行機會罷。待我清醒過後，我才發現這種想法十分危險和不負責任。

經過13小時的飛行時間，我們終於到達目的地—柏林。辦理酒店入住手續後，大會為我們安排了一個簡單而隆重的歡迎儀式。其中重頭戲之一是交換禮物環節。各國代表紛紛介紹自己的禮物並互相轉贈，藉此傳遞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信息。

賽事於第二天早上十時正式開始，比賽場地為柏林大學的夏麗特醫學院。比賽項目為神經組織學和神經解剖學。選手們需要在45秒時間內透過肉眼或顯微鏡觀察大腦細胞標本和神經組織，然後寫出相關細胞或組織名稱和功能。比賽過後，我們參觀了具有逾300年歷史的醫學院博物館，講解員一路向我們述說德國醫學由近現代到當代的發展，加上場區內逾千件的人體器官標本，無疑令我們明白醫學發展的重要性。

第三天的比賽場地改為柏林立方會展中心，項目為多元選擇題和診斷環節。選手們需要在45分鐘內回答40道題目和在24分鐘內診斷8位病人所罹患的疾病。大會特意為我們準備了午餐盒，讓我們能在比賽過後立刻補充體力。下午，我們出席了第十一屆歐洲神經科學協會的年度會議開幕式，隨之而來的是有關抑鬱症的診斷新手段。以往診斷抑鬱症的手段十分單一，即只靠病人主動求醫，醫生再根據相關指標判斷病人情況。事實上，這種診斷方式十分主觀，因為病人只憑自己的感覺回答相關問題，



醫生無從得知病人的實際心理狀況。是次會議提出可以藉由小程式紀錄和觀察病人輸入文字所需的時間和錯漏性，藉此客觀瞭解病人的真實情況。

最後一天的賽事為填空題，同樣在會展中心舉行。選手們需要在90秒內回答指定問題，大會還安排了5位資深教授即場判斷各選手的答案，令比賽氣氛轉趨緊張。在回答最後一道問題後，歷時3日的比賽正式結束，選手們無一不鬆一口氣。午餐過後，我們出席了FENS的專題講座。講座結束後，大會隨即宣佈比賽結果。是次比賽由波蘭選手摘桂，亞軍為格瑞那達選手，季軍為加拿大選手。伊朗選手和澳洲選手分別為殿軍和第五名。頒獎過後，我原以為其他選手會十分失望。事實上，選手們反而比賽前更輕鬆。晚上，大會特意為我們安排了歡送晚餐。晚餐上，各人都珍惜最後相聚的時光和留下聯絡方式。最後，3小時的晚餐在一片喧寒聲中結束。各國選手都依依不捨地告別並紛紛踏上歸家的旅途。離別總是令人依依不捨，不過正是這樣，我們才會珍惜每次相聚的時光。

這次比賽讓澳門學生能夠踏上國際的舞台，同時亦加深了我對神經科學的認知和好奇心。此外，我還結識到24位來自世界各國的選手，貫徹了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真正意義。除了學術和友誼的收獲外，我亦借此機會參觀了布蘭登堡門、德國國會大廈、奧林匹克運動場等著名景點。藉此大大加深了我對德國的歷史文化和社會人文風氣的認知。